



打进决赛的费德勒向球迷挥手致意



费德勒高歌猛进,直奔决赛
照片传输由中国移动“即拍即传”业务倾力呈现

「两费」轻松进决赛 「没费劲」

本报讯(实习生 何轶 记者 华心怡)已在小组收获三连胜的费德勒一路高歌猛进,昨天,在对阵罗迪克的半决赛中,费德勒以2比0将罗迪克淘汰出局。而费德勒和纳达尔的巅峰之战,最终以纳达尔4比6、1比6的溃不成军宣告结束。

发球著称的罗迪克昨天哑火,全场仅有4个ACE球,费德勒的发球同样很糟糕,两局比赛共打出6个双发失误,好在费德勒用正手的威力弥补了过来。昨日的发挥,费德勒各项技术全面领先,以6比1、6比3轻取四连胜,挺进决赛。

输小组赛首轮后,费德勒绝地反击,越打越顺手,瑞士人昨天一共轰出11个ACE球并有两个发球直接得分。第二盘一上来就被费德勒连连破发,纳达尔已经无心恋战,59分钟后便以0比2投降。费德勒与费德勒成功会师决赛。

经过千挑万选,他们都是巴士公司的明星司机。一周来保驾护航,大师风采看在眼里——谁最红?谁最倔,谁最孩子气?跟着他们的滚滚车轮,让我们一同走近大师。

费德勒 瑞士钟表

费德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在唐强看来,不是天下无敌的反手回球,也不是越来越出色的高速发球,而是如瑞士钟表一般的“精准”。

“费德勒的时间观念很强,”唐师傅由衷感叹,“别看是世界第一,说几点用车,每次都会提前5分钟下来等车,没有一点天王架子。”对待球迷,费德勒也同样热情。瑞士人无疑是大师杯上最红的球星,每一次“转移”都会惊动一大批球迷闻风而动,一路上紧追其后。“他从未叫我甩开球迷,还常常隔着车窗向球迷们招手示意。”

费德勒爱听抒情歌曲,每次上车就会叫唐师傅打开音乐。“他自己会准备CD,大多数都是舒缓浪漫的外国歌。”想来,费德勒平日里也如球场上,一样有着悠悠的性格。

纳达尔 孩子大王

去年遗憾没有参加大师杯的工作,今年王诚主动请缨:“我一定要为纳达尔开车。”

王师傅喜欢网球,中意纳达尔已有些年头。这一回亲自接触,他有了自己的结论——纳达尔就是一个大孩子。“嘿,王先生,你好啊。”每天见到王诚,纳达尔总是一股热情劲。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纳达尔游戏机和MP4总不离身。在赶往网球场的路上,纳达尔总要塞着耳机边听歌边玩上两盘游戏,他时而侧着坐,时而跷起二郎腿,不懂得“安分”是何物。

看见训练场边人车稀少,纳达尔的鬼点子又上来

谁人气旺 谁脾气倔 谁最淘气

——司机眼中的大师印象

费雷尔 超级黑马

随着费雷尔这匹“黑马”一路闯关,司机王伟忠一路感受他的人气变化。

一开始,和所有人一样,王伟忠并不认识费雷尔,这个名字对上海是陌生的。可

了。喜欢开车的他硬要和王诚换个位子。只有让纳达尔绕着空地开上两圈过瘾,他才会心满意足地继续练习。虽说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可王诚感觉纳达尔就是冲着冠军来的,“纳达尔刚下飞机,大包小包的行李还在车上,来不及去酒店就直接奔赛场训练来了。”纳达尔无缘决赛,有些沮丧,王师傅也跟着一起失落。

是自从和纳达尔的比赛后,费雷尔一战成名。

场上,费雷尔满场奔跑,总有不完体力,王伟忠揭开了一个小秘密,费雷尔一次能喝掉两瓶500ml的矿泉水补给流失的水分。球场上,球迷渐渐多了。常常有球迷在酒店门口塞给费雷尔情书,礼物也日益增加。费雷尔在车上便迫不及待地一样一样打开看个究竟,还会向王师傅展示一番。路上有人认出费雷尔,也会有球迷纷纷掏出手机隔着窗户拍个不停。

如果球星战绩出色,司机也跟着脸上沾光。王师傅眼下,就很骄傲。

本报记者 华心怡
实习生 何轶



未能跨过费德勒这道坎,纳达尔一脸沮丧

祖孙两代网球情

“我要进去,你让我进去。”一位八旬老人在球员出口处的围栏外焦急地敲打着拐杖,手里紧握着一个小盒子,寒风中等待了半个多小时的老人正准备往里冲。

老人名叫卫文良,已经85岁高龄了,前天带着孙子卫星明在路上颠簸了15小时从老家山西坐长途汽车赶到上海,为的只是将刻有“罗杰·费德勒”的图章交给孙子的偶像费德勒。这便有了最开始的一幕。

卫文良老人花甲之年才第一次学习网球,“山西这小地方网球风靡的时间晚。”不过老人一学起来就不愿放手,孙子卫星明从小受到爷爷的熏陶,耳濡目染地也开始学起了网球。“我喜欢费德勒的反手抽球,别人的反手一般打到这个位置,而费德勒一拍拉到这里,真帅。”说起偶像,卫星明就很激动,用手比划着。

一开始,卫星明说要来上海看费德勒并要把找人代刻的图章交给偶像,父母都不同意,只有同样

懂网球的爷爷全力支持孙子。父母拗不过执著的爷孙俩,临走前,妈妈叮嘱卫星明:“礼物能送给费德勒就送,没机会,咱们就算了。”既然已经来到了赛场,爷爷就想替孙子完成心愿,挤到了围栏前,硬是要冲进赛场。

看着老人的执著,费德勒的司机唐强也被感动了,接下了图章表示一定会把礼物交给费德勒。他把老人和孙子领了进来,在费德勒的专车前合了影。“你给我地址,我会让费德勒给你们的照片签名的。”好心的唐强将费德勒的亲笔签名球帽送给卫星明。拿起了珍贵的礼物,卫星明激动地说:“明天是我15岁的生日,不管我能不能来看决赛,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这是给我生日最好的礼物。”

长时间地站在寒风中,老人有些瑟瑟发抖,“我们走吧。”心疼爷爷的卫星明搀扶着爷爷缓缓地消失在夜色中。

实习生 何轶 本报记者 华心怡



罗迪克与大师杯挥手再见
本版图片均为记者 周国强 摄

【人人都爱大师杯】

乐此不疲

去年,我的姐姐为大师杯工作,干的也是ATP与媒体协调工作。今年,我顶替我姐姐来到上海,大师杯几乎成了我们的“家族生意”。

千万别误解,我一直替澳大利亚网协工作。能够参与大师杯还非常荣幸,我们那里人人都想来上海。

每天,我都要安排媒体班车。晚上,又是最后一个钻入车子回酒店。前几天,我答应了朋友晚上一起去看看夜上海。但回到酒店已经是午夜,浑身像散了架动弹不得,哪里都不想去。

除了协调工作,我还要监督各个球员出入的场所。新闻发布厅有时有些球迷想混入其中看看自己偶像的风采。他们有人脸上画着各自国旗,有人从大老远的跑来,还有人某些ATP高

层的朋友,但我能做的,只是把他们请出场。应该说,费德勒始终是人气最旺的球星,“搅”他场子的球迷也最多。

上海的交通太“疯狂”了。昨晚10点回市区的路上,高架路上还非常拥堵。不过大多数人都表示理解,这里是上海,我感觉全澳洲都没那么多人。

前几天,姐姐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叫我替她买些花草茶。去年她在这里过得非常愉快,带回家很多“战利品”。其实,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从比赛还未正式开始前就已经忙得不分白天黑夜了。但人人依旧乐此不疲。因为这里有最好的赛事,最出色的中国同事,还有这座城市的无穷魅力。

ATP协调官詹姆斯·莱斯